

道尾秀介

系列01

♣ One-Eyed Monkeys

独 眼 猴

[日本]道尾秀介 著
珂辰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道尾秀介

系列01

♣ One-Eyed Monkeys

独 眼 猴

[日本]道尾秀介 著
珂辰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我是个拥有“奇异”耳朵的

私家侦探，在玫瑰公寓开了一间小事
务所，受托进行各种调查工作，公寓
里的邻居们个个看似平凡，却有着各
自的拿手好戏和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次，我接受了一份有关商业情
报间谍案的工作。正当我为天价的报
酬欢欣不已之际，却不知不觉间被卷
入了一场离奇的凶杀案……

电车上的神秘女子，七年前自杀
的伴侣，一张张宿命的扑克牌，我“无
意间”听到的内容后面到底藏着怎样
的惊人内幕？

J
O
K
E
R



One-Eyed Monkeys

“猜中率 0%” 的推理故事， 你，想挑战吗？

继《背之眼》、《向日葵不开的夏天》之后，日本推理小说界最
值得期待的新生代偶像——道尾秀介又一 新本格推理力作！

上架建议：畅销·推理

ISBN 978-7-5447-1516-4



ISBN 978-7-5447-1516-4

定 价：22.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眼猴/(日)道尾秀介著;珂辰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0.12

(青马文库)

ISBN 978-7-5447-1516-4

I. ①独… II. ①道… ②珂…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2932号

KATAME NO SARU—One-eyed monkeys—by Shusuke Michio
Copyright © 2007 Shusuke Michi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7, republished in paperback
edition in 2009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0-432

书 名 独眼猴
作 者 [日本]道尾秀介
译 者 珂辰
责任编辑 孙茜
原文出版 新潮社, 200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8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9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16-4
定 价 2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为什么狗……	新朋友	我觉得蛮可爱的啊	什么招数都用	擦不到的地方	玫瑰公寓	只有大小不同	祸从口出	近朱者赤	东平的神技	红心K	鬼牌与黑桃A	钻石Q	怎样的标准	东平的谜题	眼睛的尺寸	开了洞的招财猫	太醒目了	卷入某起案件
009	016	019	026	031	037	045	051	055	059	063	071	076	083	085	091	095	099	104

20	禁止使用的手段	110
21	为什么不回答？	115
22	送别会	123
23	深海鱼的故事	126
24	我是目击者	131
25	悲鸣声急速远去	134
26	信者得救	137
27	□□□□	141
28	细节回头再说	147
29	讨厌一直挨揍	155
30	班底相当豪华	160
31	乖僻的想法	163
32	不该出现在身上的东西	168
33	独眼猴	174
34	鬼牌的真正意义	181
35	忍耐的极限很容易就……	185
36	多管闲事	197
37	愚者	209

1 为什么狗……

一到冬天，总觉得心神不宁。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我望着“谷口乐器”从左到右的立体文字，啃着夹馅面包。刮起的风异常温热，大概是因为这栋办公大楼的楼顶总是聚集着很多人吧。

“再过半个月就是腊月了……”

我回头。不论男女员工，都没有人穿外套，有人靠在铁丝网上说笑、有人坐在长椅上吃便当、也有人皱眉盯着手机屏幕，大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度过一个小时的午休。铁丝网上停着几只鸽子，看似和平地鼓起喉咙咕咕叫着。

这里是位于中野区的老字号乐器行——谷口乐器公司总部大楼的楼顶。

我看着鸽子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秋绘。认识她也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秋绘就坐在小公园的长椅上，独自望着鸽子，四周都是高楼大厦。

眺望着最爱的鸽子。

秋绘的反应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下定决心向她搭讪时，她吓了

一跳并抬起头，当她看到我的容貌时，更是吓得浑身僵硬。不过，她立刻露出笑容。那个笑容，我认为是她下意识要消弭某种“歧视”的表现。第一次看到我的人，只要还有一点良心，都会做出相同的表情。不过，秋绘的表情有点不一样。我看到她的笑容，觉得初次见面的我们俩确实有什么共通点，此人一定能了解我——我有了这样的想法，然而……

“结果只是我一厢情愿？”

秋绘搬出我家已经七年了。

她死后已经过了六年零十一个月。

秋绘完全不跟我商量，也没有一点蛛丝马迹，我甚至连不好的预感都没有。原来在真实人生里，坏事发生前是不会有坏预兆的。那时候，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在福岛县的山林里发现了她的遗体，就在从林道穿越树丛，往山里走约五分钟的地方。据说，秋绘用绳索将自己吊在一棵大麻栎上，没有留下遗书。秋绘选择上吊的场所是我们曾经去过的旅游地点。

之后，我开始拒绝与他人深交。

不——我原本就对其他人不感兴趣。从幼年时，在更衣间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模样的那一天开始；从承认眼前这个凝视着自己的少年异于常人，有着可怕容貌的那一天开始。

“跟你说一件毛骨悚然的事。”

这样的话语传进耳里，把我从郁闷的回忆中摇醒。

两个年轻人并排坐在长椅上，一个身穿蓝衬衫，另一个穿着白衬衫，刚才切入话题的应该是这个穿蓝衬衫的男人。

“毛骨悚然的事？”

白衬衫反问。

“对，你知道狗鼻子为什么比人类灵敏几万倍吗？”

“问得真突然……不，我不知道。”

“答案很简单。不过在公布答案以前，希望你仔细听我接下来要讲的事。”

“你到底要讲什么？”

“就是毛骨悚然的事啊。”

这两人的对话让我非常感兴趣，因此我集中精神聆听。

“你知道我每天都搭内房线上下班吧？”

“我知道，从袖之浦要花将近两个小时绕行东京湾，对吧？”

“那你也知道三天前有一架韩国飞机坠毁的事吧？”

“当然知道啊，那天晚上每个频道都是那起新闻，隔天报纸的头条也几乎都是那个，不是吗？一般报纸和体育类报纸都是。”

我想发达国家没有人不知道那起事故吧。一架满载三百多名乘客的韩航客机，撞上了阿苏山的山腰，爆炸后起火燃烧，机上无人生还，其中有四名日本乘客。不过，这是指寻获的遗体与乘客人数相同，据说大部分的遗体损伤得很严重，别说身份了，连性别都分辨不出来。失事原因好像是引擎出现不明故障。

“好，那就很容易听懂我要讲的事了。”蓝衬衫这么说道，边压低音量，“我在每天上下班的那班车上，一定会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她的身材很好、皮肤很白，脸上戴着一副超大墨镜。一头乌黑的长发总是垂落在脸颊两侧，穿着呢……也许有点花俏，不过品味还不错。”

“这样啊……然后呢？”

“这个女人一上车，一定会面朝车门站着。她在行车途中，一直站在靠海那边的车门，望着窗外，是一直哦。她保持同样的姿势，偶尔发出小小的笑声，呵呵呵地笑着，好像很好笑。从以前开始，我就一直很好奇她究竟在看什么，所以前一阵子……大概在两个星期前吧，我试着站在她身后，跟她一样望向车窗外。然而，外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成不变的风

景。我配合那女人发笑的时机往外一看，完全没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什么也没有。”

“真的很诡异，不过那大概只是……”

“等等，我还没讲完，”感觉蓝衬衫的语气还是很认真，“那个女的只有在电车行进的时候才会望着窗外。一旦电车进站，她就低头不动，好像不想让月台上的乘客看到自己的脸。等到电车离开月台后，她又像先前那样抬起头。”

“然后呢？继续望着窗外发笑？”

“对，又开始呵呵呵地笑。那女人一直重复这样的举动，一进站就低头，一驶离月台就抬头。”

“是不是对自己的容貌没自信？那个女的很喜欢在上下班时看风景，然而并没有引以为傲的容貌，所以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脸。她一直戴着墨镜，应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那头长发垂落在脸颊两侧，感觉像是不想让周遭人看见自己的容貌。但是，就算那样也太奇怪了吧？那个女的究竟看到什么在笑呢？我实在搞不懂。”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笑点啊。有些事你怎么看也不觉得有趣，但是看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好笑。譬如说云……”

“不是那样的，”那个声音伴随着深深的恐惧，“其实最近，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

“三天前那起坠机事件，你还记得是几点发生的吗？”

“那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吧，是不是七点多？”

“没错，那个时间，我正好在电车上，每天坐的那班车。”

楼顶刮起强风，两人的对话暂时中断。我集中精神聆听，等待话语声继续传来。

“那天早上，我还是站在那女人后面，”蓝衬衫继续说，“她一如往常，戴着超大墨镜眺望窗外，脸还是微微朝上。可是，有一段时间，她好像在思考什么，歪着头，手放在嘴边……好像视线前方出现了什么很奇妙的东西。我很好奇，于是往她面对的方向看过去。然而，那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物。后来啊，那女人突然‘啊’了一声，然后轻声说道：‘掉下来了……’当时，我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可是，一进办公室，有同事看到新闻快报，谈起韩国飞机撞上阿苏山的事件。仔细一问，坠机的时候我正好在车上。”

“喂，这……”白衬衫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什么意思？该不会是那女人看到了坠机的瞬间吧？”

“没错。”

“我说啊，你知道内房线的铁道距离阿苏山有几百公里远吗？”

“但是，如果这么想，一切不就有答案了吗？那个女的看到了飞机撞山，就在她一如往常眺望窗外，寻找有趣事物的时候。”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我很认真啊，一直到今天早上为止，我也是半开玩笑地这么想。”

“怎么说？”

“今天早上，我啊……实在太好奇了，所以终于看到她的脸了。电车摇晃时，我假装没站稳，将上半身倾向女人与车门之间，又以抓吊环的姿势，把手伸到女人面前，用手勾掉她脸上的墨镜。墨镜从她脸上滑落，掉在我的脚边。我看到那女人的眼睛，她迅速低头，然后慌张地捡起墨镜重新戴上，到了下一站，她就匆忙下车了。”此时，蓝衬衫的语气稍微放慢了，“对了，你还记得我一开始问的问题吗？”

“嗯，你问‘为什么狗鼻子比人类灵敏几万倍’，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问题。我再问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答案很简单。”

“简单……”

“答案就在脸部的构造。”

“脸部的构造……”

“狗的鼻子很大。狗这种动物，鼻子占了脸部的一半哦。”

……

我将手上最后一口夹馅面包丢进嘴里。

感觉内心有一股柔软、温暖的东西慢慢地膨胀，也许是幸福的前兆，也许是命运转动的小小预感。

我高举双手，用力伸了一个懒腰，顺便看了手表一眼，时间是中午十二点五十五分，午休快结束了。一回神，四周已经没人了，楼顶只剩下我一个。我伸手取下头上一直盖着双耳的东西，拿掉伪装用的超大型耳机，轻风吹过裸露的一对耳朵，真舒服。

我的视线转了个方向，望向隔着一条大马路的对面大楼顶楼。那边应该也是从下午一点开始上工吧，我看到刚才那两个谈话让我大感兴趣的衬衫男，也从长椅上起身，走向楼梯口。他们应该不知道，居然有人在这么远的距离偷听他们谈话。

一阵转动门把的喀嚓声传来，我回头一看，正好对上对方的眼睛。

“啊……”

从出口的厚重铁门后方，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是今年刚进公司的新人，叫什么来着？

“三梨先生……辛苦了。”

新人看到我，露出奇怪的假笑。此时，我突然冒出恶作剧的想法，来捉弄他一下吧。我拨开两侧的头发的，故意露出耳朵。新人的表情瞬间僵硬，呆站在原地，嘴角抽动着。下一瞬间，他就像急着躲进石头的螯虾，

以超快的速度将头缩回门后。我追着他走进门内，只见新人一路往下冲，他一手拿着烟和打火机，大概是想在开始上工前先抽一根烟，再上顶楼来吧，结果看到了我。真可怜。

“不必逃啊啊啊啊——”

我半开玩笑地喊叫，对方明显充耳不闻，甚至加快了脚步。这家伙真好玩。最后，看不见他的身影，只剩下啪跹啪跹的慌乱脚步声逐渐远去。

我放慢脚步，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慢地下楼。

“不过……”

我回想刚才那两人的谈话。

或许身边有个有共通点的人，日常生活会有趣些。或许这七年来，已经冻僵了的感情，会稍微恢复一点人气。

“鼓起勇气，找她说说话吧。”

我这么决定了，有共通点的人再怎么也说也难得出现，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2 新朋友

那天晚上，我看准其他员工都已打卡下班后，悄悄靠近刘田的办公桌。

“部长，从明天起一个星期，我想晚一点上班，不知道可不可以？”

刘田顶着一颗油腻的秃头，几乎可以煎荷包蛋了。秃头底下的那双眼睛瞄了我一眼，我老觉得他像极了丑陋的希区柯克。

“嗯，跟那件事有关吧，没问题，我会替你瞒过其他人。”

“感谢！”

“对了，三梨，工作进度怎么样了？”

“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

刘田是谷口乐器的企划部部长，我的座位就在企划部，我在公司里喊他部长，然而他不是我的上司。

他是我的客户。

我经营一家侦探事务所“幻象”，专门窃听。一个月前，谷口乐器有案子委托我调查，当时陪同社长谷口勋到侦探事务所找我的人，就是刘田。

“我们怀疑同行的劲敌黑井乐器盗用我们的设计，希望你替我们找到证据……”

这就是委托的内容。根据刈田所说，每当谷口乐器计划推出新商品时，黑井乐器总会抢先一步，发售类似设计的商品——好像就是这样。我接下这份工作，契约时效为一年，还可以领到高额的报酬，这是过去没接过的大案子。

就是这个缘故，我伪装成中途被录用的员工，潜入谷口乐器，每天监听黑井乐器总公司内部的情况。黑井乐器总公司就是从楼顶上看到的那栋建筑物，虽然只有五层楼，不过每层楼都非常宽敞，算是一份相当吃力的工作。

“如果掌握到什么线索，再跟您联络，我今天就先走了。”

“嗯，辛苦了。”

我向刈田行过礼，便单手拿着公事包，走出了办公室。

按下电梯钮，过了二十秒门打开了。我走进电梯，一个年轻女人正好从里面出来，跟我擦身而过，一股高级香水的余味让我鼻腔发痒。刚才是会计部的牧野吧，人长得还蛮漂亮的，就是看到我会皱眉，让我不爽。

“这副德性，也难怪她会皱眉了。”

关闭的电梯门内侧是擦得晶亮的不锈钢，它的表面清楚地映着我的脸孔。真帅！我不由得苦笑了。

老实说，在征信业界，这对异常的耳朵也带给了我很大的不便，因为实在是太醒目了。

“反正隐藏方法多得是。”

我从公事包里拿出耳机戴上。这下子，我变成了热爱音乐的上班族。这不是塞进耳内的耳塞式耳机，也不是挂在耳壳上的开放型耳机，而是密闭式耳机，超大又纵长，是一种可以将整只耳朵包覆起来的耳机，而且还有十个以上的按钮，功能很多。这是很棒的伪装，耳机虽然引人注